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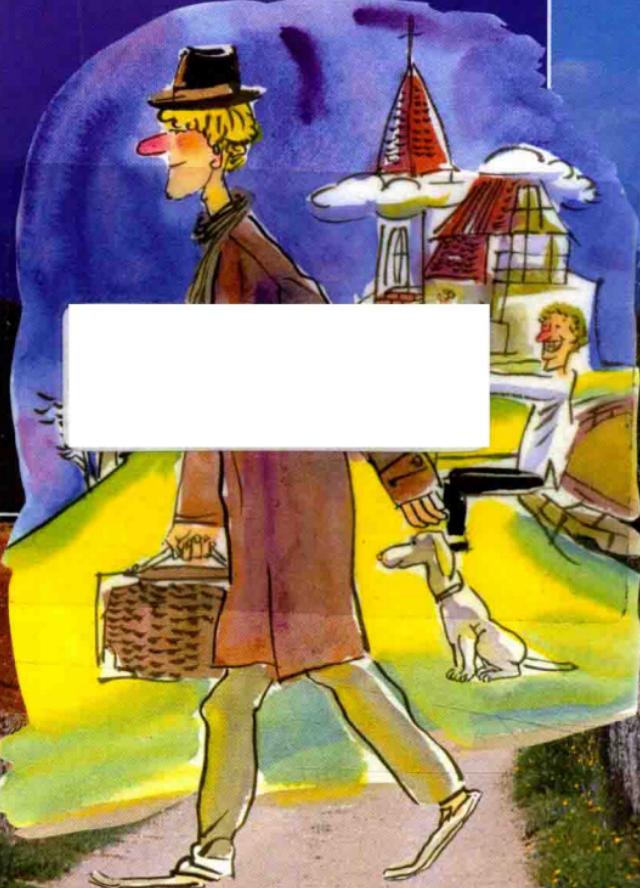
精品系列

故事会

®

STORIES

笑典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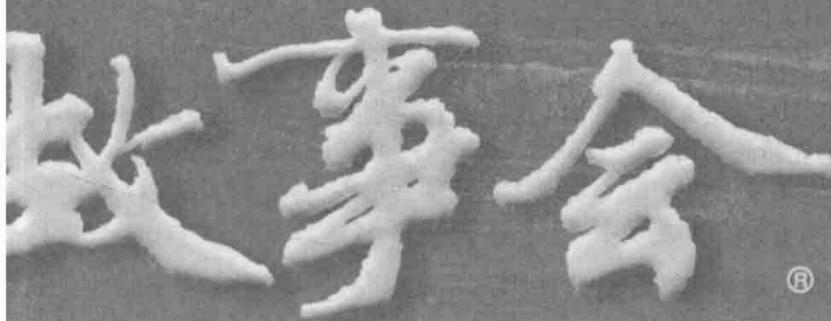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

STORIES

笑典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典故事 /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4重印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759-0

I. ①笑 … II. ①故 …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2684号

丛书名：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笑典故事

主 编：何承伟

编 委：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刘迎曦 鲍 放

装帧设计：王 伟

责任督印：张 凯

出 版：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 品：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 编：200020

网 址：www.storychina.cn

发 行：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第4次印刷

规 格：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ISBN 978-7-5452-0759-0/I · 272

定 价：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021-6451 182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358) www.storychina.cn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 7910

目 录

笑傲风月

我们才来	2
戏皇帝	5
局长的袜子	10
水落地出	13
情人节短信	15
手机监视	17
斗嘴	20

笑在奇中

比胡子大赛	24
姓名的喜剧	26
光荣一回	29
爱犬今年 48	31
流行褶	33
走捷径	36
撞死一头象	38
洗澡	42
楼上有个小妻子	45

哭笑不得

躲债	49
保证有效	51
领导来了	53

我踩了你的脚吗	55
文化餐	57
资格	59
谁没文化	61
浮肿的左脸	62
有事偷着乐	65
有难同当	67
都是冒牌的	70
贻笑四方	
气死人不偿命	73
革刑	79
七品芝麻鱼	81
破喇叭	83
难不倒我	85
失写症	87
等你来包	90
这个会不管饭	93
笑态百出	
老教授讲课	96
广告也精彩	98
客串	103
不敢让你下岗	106
说假真不了	109
李老实学老实	111
多情的奶牛	112

笑海拾趣

鹦鹉的幽默	116
庙里的公鸡	117
酒劲儿	119
嫉妒的财神	121
无字亭	123
魏三献礼	127
拒绝服务	133
子教父招	135
扔破烂	136
动物保护	139
老白干疗法	143
冒险家	145
拦汽车	148

笑 傲 风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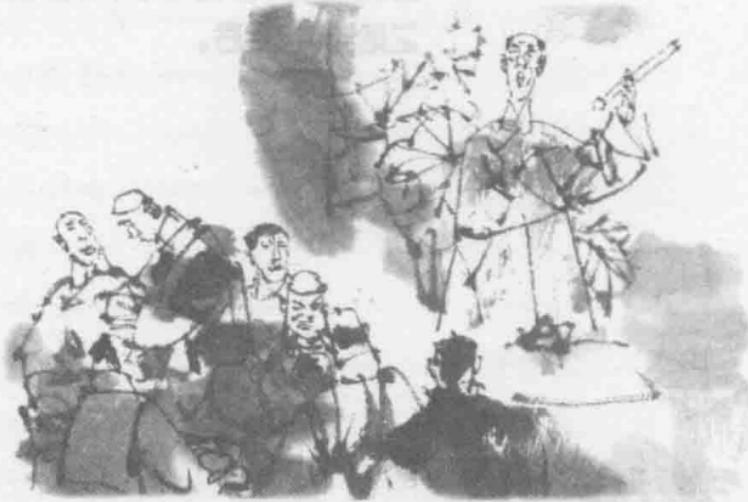
与对手周旋较量,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本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笑到最后。



良 周 遊 樂

我们才来

再来共“商要，需要
力不等立道长，串本店”



早些年，茶馆老板为招揽顾客，往往请说书人在晚上生意清淡时来茶馆说书，老板给说书人提供场所，说书人的薪酬靠他自己向听客收取。所以，每晚说书都分为上下两段，中间休息十分钟，这十分钟时间，说书人就用来向听客收钱。

听客给钱不拘多少，多者多给，少者少给，囊中羞涩者，给二分、三分也行。有时书说得好，茶馆内座无虚席，过道、靠墙会有不少站客，对这些人，收钱的时候，说书人会把他手中打开的折扇伸到他们面前，说声：“得罪！”言下之意是请他们也付一点钱。这是合情合理的，你没有喝茶，但是你听书了呀！

但是，听客中就有既想听书又不想掏钱的，常常是听到上段临结束时溜走，下段开讲时再来。对这号听客，说书人只能干瞪

眼，拿他们没辙。

一次，有个说书人在一家茶馆说“封神演义”，他说得精彩，底下听客也多，连过道里都站得满满的。那说书人正讲到精彩之处，“啪”他突然把醒堂木重重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就表示上段结束了，休息十分钟，他走下台来，打开折扇，开始收钱。

他先收坐客，后收站客。一会儿，只见他走到两个站客前，道声：“得罪！”

那两人齐声说：“我们才来。”

其实这两个人一直是来自听书的，听完了上段本来想溜，可场子里人实在多，一时挤不出去，这才要了个花招。

说书人见他们不肯给钱，苦笑着摇摇头，只好转向别处。

十分钟过后，说书人回到台上落座，只见他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突然发话：“下段开场前，我想先给各位讲个故事，轻松一下，大家说好不好？”

台下人人叫好，气氛十分活跃，于是说书人就不紧不慢地讲起故事来：

“民国初，城北有个打更的，五十来岁，是个单身汉。此人姓王，别人都叫他‘王打更’。

“这王打更有一个习惯：每天吃完晚饭，在街口的食铺上买两个‘锅魁’，就是烧饼一类的食品，放在荷花池边小亭子里的石桌上，待打完五更，他回到小亭子里，吃完两个锅魁后再回家睡觉。天天如此，从来无事。

“可有这么一天，王打更打完五更，来到荷花池边的小亭子里一看，石桌上的锅魁不见了。他挺纳闷：难道我今天忘买锅魁了？这么多年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呀！可能是老了，糊涂了。不管咋的，反正今天只有自认倒霉，饿着肚子回家睡觉吧。

“第二天，王打更特别记住了要买锅魁，买了之后仍然放在

荷花池边小亭子里的石桌上，并且从二更开始，每打完一更，他都要去亭子里看看锅魁在不在，直到四更打完，那两个锅魁还原封不动地在石桌上放着呢。

“王打更心想：看来昨天的确是我忘买锅魁了。唉，老啦，记性不行了，真是岁数不饶人啊！然而，当他打完五更再回小亭子里看时，那石桌上的两个锅魁却又不见了。王打更心里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天，王打更草草打完四更，便伏在荷花池边的草丛里，两只眼睛死死盯住小亭子里石桌上放着的那两个锅魁。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池塘里有响动，只见从水中爬出两只大王八，在池塘边左顾右盼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便熟门熟路地朝小亭子爬去，爬进亭子，蹦上石桌，叼起锅魁，转身就往回爬。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飕’一声，王打更一个箭步扑上前去，一手抓住一只王八的脖子，嘴里嚷嚷着：‘看你们俩小子往哪里逃？还我这几天的锅魁来！’

“那两只王八被悬在半空，吓得挣着爪子拼命叫：‘我们才来！我们才来！’

“王打更一听，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吼道：‘你们才来？我都饿两天肚子啦……’”

说书人故事讲到这里，全场哄堂大笑。

那两个白听书的知道说书人这是在变着法儿说他们，尴尬得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找个地洞一头钻进去。

(鸣 方)

(题图：黄全昌)



戏皇帝

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时，有位文华殿大学士刘墉，两榜进士，科班出身，为官清廉，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但满朝文武想从他那里讨些墨宝，却比登天还难，连乾隆皇帝也不例外。

有一天散朝后，乾隆留刘墉在南书房吃饭，作陪的还有靠拍马起家的武英殿大学士和珅。其实，乾隆留刘墉吃饭是假，逼刘墉写字才是真。

吃完饭，乾隆问和珅：“和爱卿，最近你办完国事，回到家中在做些什么？”

和珅和乾隆事先早已串通，所以连忙答道：“回皇上的话，我在家中练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ren.com

乾隆连声夸赞：“练字好，练字好。”

他回过头来又问刘墉：“刘爱卿，你呢？”乾隆如意算盘打得好：如果刘墉也说在练字，就可要他写几个看看，这样他不得不写，墨宝就到手了。

不料刘墉却说：“回皇上的话，我在家没事，光睡觉。”

乾隆见他把“话门”关得紧紧的，连条缝都没有，只得望望和珅。

和珅忙向刘墉摇头，说：“光睡觉有什么意思，难道你这个大书法家就不练字啦？”

没想刘墉回答他道：“我的字已经练到家了，不用练啦！”

乾隆一听有门了，连忙接口：“既然你已经练到家了，你写几个给我看看。”

和珅也在一旁附和：“别吹牛，快写几个给皇上看看。”

刘墉爽快地说：“既然皇上叫写，哪有不写的道理？但不知皇上要我写大个的还是小个的？”

乾隆问：“大个的怎样，小个的又如何？”

刘墉说：“大个的，整个北京城方圆四十里，我能写一个字；小个的，一只蚊子脑袋上，我能写七七四十九个字。”

和珅听刘墉这么说，立刻就嘲笑道：“皇上，别听他瞎吹，快叫他写，如果写不了，办他个欺君之罪！”

乾隆心里也在想：刘墉呀刘墉，这回你大话说过头了，如果写不了……再一想：不对，这是刘墉设了套子让我钻！我如果叫他写大个的，他一定会说：“皇上，快拿一张像北京城那么大的纸来让我写。”这么大的纸，叫我到哪里去拿？如果叫他写小个的，他一定又会说：“皇上，快去抓只蚊子，把脑袋拧下来让我写。”这大白天的，到哪里去抓蚊子？刘墉于是不也就有了不写的理由？他这叫“明从暗顶”，刁钻得很哩！

但乾隆毕竟是乾隆，他脑子一转，从龙案上拿过两张巴掌大

小的纸，分别交给刘墉与和珅，说：“朕不要你们写北京城那么大的字，也不要你们在蚊子脑袋上写七七四十九个小字，朕要你们在这张纸上写一万个字。谁写得上来，朕重重有赏！”

和珅一听急了，接过纸，凑到乾隆身旁，轻轻说：“皇上，说好了让刘墉写字，你怎么叫我也写呢？我没刘墉本事大，让他写吧！”

乾隆问刘墉：“你说呢？”

刘墉想：在这么小的纸上写一万个字，分明是有意刁难，光点也点不下一万个呀。

但刘墉到底是刘墉呀，他想了想，对乾隆点头道：“臣遵旨。”说着，就从龙案上拿起毛笔，背过身去，只一眨眼工夫就回过身来，把笔一搁，双手捧纸，恭恭敬敬地交给乾隆，说：“刘墉复旨。”

和珅凑过去一看，连忙喊起来：“刘墉，你好大的胆，竟敢戏弄皇上？”

刘墉说：“和大人，说话要有证据，我哪一点戏弄皇上了？”

和珅说：“皇上叫你写一万个字，你怎么只写了一个？”

刘墉反问：“我写的是什么字呀？”

和珅说：“万字呀。”

“写了几个？”

“一个呀。”

“那不就是一万字吗？”

“这……”和珅的嘴顿时像被棉花团塞住了似的，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刘墉又问乾隆：“皇上，我这一万字写得好不好？”

乾隆差一点把鼻子都气歪了：“好哇，好哇！”

乾隆说的是气话，但刘墉故意装作不懂：“既然皇上说好，你赏我什么呀？”

乾隆赌气地把戴在大拇指上的祖母绿扳指摘下来，说：“把

这个赏给你！”他心想：哼，谅你刘墉也不敢接。

刘墉正要伸手去接，转念一想：不对，这祖母绿扳指是无价之宝，又是皇上的心爱之物，如果接过来往自己手上戴，岂不惹下犯上之罪？但若是不接，皇上又会给你定个抗旨不遵的罪名。

怎么办呢？刘墉脑子一转，办法有了。只见他双手毕恭毕敬地从乾隆手里接过扳指，又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拧去上面的顶子，把扳指往顶心轴上一套，又把顶子拧上了。

乾隆冷冷地问：“刘墉，你扳指不戴在手上，拧到帽顶上去干啥？”

刘墉连忙双膝跪地，说：“回皇上的话，您的扳指怎能戴在我的手上？我要拿回去供在堂上，一日三次烧香，方见得皇恩浩荡。”

乾隆想想气呀：我得到刘墉一个“万”字，却失去了祖母绿扳指，这个代价也太大了。他心里不舒坦，随手拿起笔来，写了三横一竖一个“王”字。

刘墉知道乾隆心疼扳指，却故意问：“皇上，写这个‘王’字是什么意思？”

乾隆说：“我这是出个对子让你对，对得好有赏。”

刘墉说：“皇上请讲。”

乾隆想了想，说：“朗朗乾坤王不出头谁为主？”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不处罚你，你就要不把我当皇帝了。

刘墉当然理解，马上说：“天寒地冻水多一点怎载舟？”“水”字多一点就成“冰”字了，他意思是：你皇帝是船，我刘墉是水，你处罚我，我就成了冷冷的冰，看你这船还怎么行？

乾隆一听，不禁脱口而出：“对得好！”

刘墉就说：“既然对得好，你赏我什么？”

乾隆一愣：扳指都给了你，还要赏？但自己话已出口，不能反悔，只得把身上的黄马褂脱下来，赏给他。

看刘墉高兴地将黄马褂穿上身，乾隆说：“你别得意，我还有对子要你对。”他借刘墉上一联的“冰”字说，“水上结冰冰积雪。”水、冰、雪，上下三层，这上联自有妙处。

刘墉一听，脱口对道：“山中腾雾雾托云。”山、雾、云，也是三层，对得工工整整。

乾隆不由连声称好。

刘墉又问：“皇上说好，那赏什么呢？”

乾隆没话说，只好把身上的大褂脱下来，赏给他。

刘墉把大褂套在黄马褂外面，问：“皇上，还有吗？”

乾隆不甘心地说：“还有哩！水上结冰冰积雪，雪上加霜。”瞧，又加了一层。

· 没想刘墉对得更快：“山中腾雾雾托云，云开见日。”嗨，也加了一层。

乾隆禁不住又是连声称好。

刘墉问：“皇上说好，那赏什么呢？”

乾隆只得把贴身的小褂脱下来，赏给刘墉。

这时，乾隆已经光着脊背，身上只剩裤子了，但他不甘心，还想说。一旁的和珅见了，连忙拦道：“皇上，您别说了，再说就光屁股啦！”

(张道余 改编)

(题图：刘斌昆)

局长的袜子



这一天，有人来找皮局长，事情还没怎么说，就先设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又送他去洗脚屋，说是体验生活。

皮局长在洗脚屋里痛痛快快体验了三个小时，之后，服务小姐拿出一双新袜子，要给皮局长穿上，皮局长坚决摇头：“不，我还是穿自己的旧袜子好，不然……”下半截话他没说出口，“我可不能回去让老婆抓住辫子挨批斗。”

皮局长向来怕老婆。

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皮局长见老婆还在看电视，怕她发脾气，连忙往沙发上一倒，叹了口气，说：“唉，当局长应酬太多，不去又不行，真烦人。”

老婆见他这个样子，问他：“今晚干啥去了？”

皮局长说：“还能干啥去？吃饭呗！”

“吃那么长时间？”

“唉，你不知道，酒桌上你敬我一杯、我罚你一杯的，哪有个完，我差点被他们灌醉。”

说着话的当儿，夫妻双双进了卧室。皮局长衣服、鞋子一脱，刚上床，他老婆眼尖，将他的脚扳过来一看，顿时大吼起来：“你给我起来！”

皮局长一听这声音，知道有情况，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问：“怎么了？”

他老婆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说，你今晚干啥去了？”

皮局长硬是脖子一挺：“我不是说过吃饭去了嘛！”

他老婆两只眼睛直冒火星：“你骗鬼去吧！老实交待，是不是去‘鸡窝’里洗脚了？”

皮局长一听老婆这么问，吓得头皮发麻，不过嘴里却大叫：“冤枉，冤枉啊……”

可是，没等他把话说完，“啪”地一声，老婆的巴掌已经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脸上：“你还敢喊冤枉？你背着我偷偷摸摸干坏事，还以为我不知道？”

皮局长想想自己今晚去洗脚屋的事老婆不可能知道，说不定是诈他呢，于是嘴里争辩道：“你说我干坏事，你拿证据出来呀！”

老婆朝他鼻子一哼：“还用我拿证据？你不看看你自己脚上的袜子？”

一听老婆说袜子，皮局长的心放了下来，幸亏自己没穿洗脚屋那袜子回来。他大着胆子跷起脚，对老婆说：“这不是你早上自己拿给我穿的袜子吗？”

“哼！”老婆朝他吹胡子瞪眼道，“我就知道你要干坏事，所以故意在一只袜子上烧了个洞。这洞明明早上在你左脚袜子上，